



有幸在同一条船上

◎林小森

今年3月，入住青年公寓的四个女孩刚见面，就面临排班洗澡的问题。不知是不是出于安全考虑，公寓里没装燃气热水器，电热水器上的温度烧到80℃以上，才够四个室友洗澡。为了谦让室友，林慧主动说，她是夜猫子，她可以最后一个洗澡。

谁知，新方案实施了不到一个星期，矛盾又出现了——晚上11点了，林慧洗完澡，正嗡嗡地吹头发，莉莉突然开门说：“能不能买个好一点的吹风机？这么吵！大家都睡觉了呀！”正在厨房里倒牛奶喝的小喆，听闻此话，正要打抱不平，林慧忙拉住她，道歉说：“是我疏忽了，以后我洗完了澡去楼下会客厅吹风好了，我看会客沙发旁边也有插头。”说完，她立刻套了一件厚睡衣，穿上了袜子，拎着吹风机，准备开门下楼，走出两步，她又折返回来，在书架上拿了一本书，夹在腋下。

林慧这一走，挑剔的莉莉也愣住了，她是一个直率的白羊座女孩，自尊心强，又争强好胜，当着室友的面，她一句话都没有说，就关上了卧室门。

小喆却一直认为林慧吃亏了。有一天深夜，小喆帮林慧温热了半杯牛奶，轻轻带上门，去楼下会客区找林慧。

整个公寓的门厅此时安静得很，林慧歪着头，吹着湿发，一面津津有味地读书，见到小喆，她笑着说：“出来吹头发也挺好的，这边的沙发舒服又宽敞，我还特别到前台去借了一盏阅读灯来。”

小喆把牛奶递给她，不解地问：“你为啥让着莉莉她们？明明是莉莉喜欢掐尖要强，一点亏都不肯吃……”

林慧笑着说：“你还记得我刚搬来的时候，在厨房里，我什么调料都没有准备，莉莉借给我山西陈醋、五年陈的黄酒、玫瑰色的海盐，还有现磨胡椒粉，她还教会我做醋溜土豆丝和鲫鱼豆腐汤，每天公共区域的吸尘，她也打扫得最勤快。上次，我半夜扭到了脚，莉莉专门跑出去，骑着车从大学同学那里找来膏药，比我妈让跑腿小哥送来的药还快。有道是，百年修得同船渡，住一套公寓也在一条船上，犯不着为了谁先洗澡这样的小事，伤了和气。”

听她这么一说，小喆坐在沙发上，帮林慧吹起来，她说：“希望你的退让，也能让莉莉有所反思……”

林慧笑道：“这点小事，我倒希望大家都别放在心上才是。情景喜剧《生活大爆炸》你看过没有？我经常在想，一个在快餐店打工的女孩能和绝顶聪明的科学宅男在同一屋檐下过日子，他们难道只是头脑风暴，互相斗嘴皮子？就没有遇到过抢占浴室的问题，抢用烤箱的问题？假如一个人不惦着对方的好，那合租公寓里那么多的人间喜剧就不会发生了吧。”



初夏的气息

◎薛华娟

湿疹是怎么消失的

◎马国福

2021年4月中下旬故乡青海乐都举办梨花节的时候，我回来过一次。那段时间南方的天气已经热了，我的右脚上长满了白色小水泡，密密麻麻有上百个，层出不穷。后来我到皮肤科医院看了，医生说是湿疹，开了几种中草药包，泡了一段时间，效果还是不理想。我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求助信息，请朋友们推荐治疗皮肤病的好医院、好医生，后来几个朋友跟帖不约而同地推荐了一家私人皮肤病医院。我赶紧去看了，医生给我开了涂抹的药水和膏药，一段时间后效果明显，但没有根治。

回到故乡后，父亲拿出自己从田野里采的野生艾草等中草药，煮水，水中放花椒、生姜、白醋，让我每晚用草药汤泡脚。室内氤氲着碱耐植物中草药的腥味和清香，父亲躺在身边的沙发上，看着我泡脚，眼神饱含期待。第二天脚就不痒了，我

坚持每晚用艾草泡脚，几天下来，脚上的水泡越来越少。真有点不相信，这田野里到处可见的平凡植物有如此奇妙的疗效。

回南通的时候，父亲给我在塑料袋里装了一袋子鼓鼓囊囊的艾草，让我带回家继续不间断地泡脚，彻底根除这烦人的水泡。回到南方，我没有耐心天天泡脚，不出去喝酒，在家想起来了就泡一次；出去喝酒了，全忘了，直到写这篇文章时才发现，去年父亲带给我的艾草还没有泡完，真是惭愧。

有时候，真不得不感慨时间的力量。过了几个月，我的脚就自然好了，所有的水泡全消失了。

故乡是一盒药，藏着这方土地的山川河流、四季轮回、酸甜苦辣、阴晴圆缺，而配方就是一种地心引力，召唤着你潜藏着病灶的身躯靠近她，她会精准扶“病”，让你所有的苦痛在故乡和父母这两支特效药的

安抚下烟消云散。

几年前，看董卿主持的访谈类节目《朗读者》，作家余华在访谈中谈到在2014年自己得了很严重的湿疹，整个手都裂开了，因为一些机缘巧合，他回到故乡海盐待了5个月，他的湿疹也在这段时间奇迹般地痊愈了。我们很难解释这是余华被自己强大的心理暗示治愈了，还是真的受到了故乡海盐的庇佑。或许故乡就是有这么神奇的功效，能够治愈伤痛。

节目中余华说：伟大的马尔克斯说过，“父母健在的话，你和死亡之间有一层垫子；当父母离开以后，你就直接坐在死亡上面了。”

这句话让我突然一震，顿有莫大的寒意席卷而来挟裹着我向前。

2022年年底疫情管控逐步放开后，见多也听多了太多悲伤的故事，回味余华在访谈中讲的这段话，体会更加深刻。



几件爵士乐器

◎小茹

► 手碟鼓

去徐汇滨江参加西岸国际咖啡文化周活动，看了场爵士音乐表演。

主唱的是个姑娘，歌曲唱得平平淡淡，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反而是伴奏的乐器吸引了我的目光。

一个小姐姐，在一个形如大铁锅的乐器上，用手掌拍来拍去。“锅子”表面坑坑洼洼，发出来的声音却极其空灵清澈。这是什么乐器？我不知道名字。

拍了张图片发到校友音乐群询问。热爱唱歌的群主马上给出了答案：手碟鼓。

看到这个名字，我恍然大悟，确实，手碟鼓更像UFO，而不是铁锅。

现场百度一下。原来这种打击乐器是2000年在瑞士诞生的，今年才23岁。

因为音色空灵清澈，给人带来神秘而安宁的感觉，所以，常被用作瑜伽冥想的背景音乐，也可当作心理治疗的辅助音乐。

回家后，我在网上听了几个手碟鼓的演奏视频。如诗般宁静。

最喜欢的是手碟鼓版的《卡

农》。圣洁、感伤，寂静的夜里，听得我一脸泪流。

► Double Bass

那场演出，还看到另外一种不认识的乐器。

长长的木质乐器，四根弦，中部位置有两个像翅膀一样的东西。

这是什么乐器？音乐群里也无人知道。我便等散场后，跑上舞台去问乐手。

乐手说：Double Bass。

我只听说过Bass，没听说过Double Bass。查了查网络，原来是低音提琴。

低音提琴是提琴家族里体积最大的，通常出现在管弦乐队等非常正式的场合。现在我看到的Double Bass，是乐手自己做了改装处理。改装之后琴身大大缩小，便于灵活地拿来拿去，也更适合爵士乐曲的节奏风格。

► 沙筒

公公生日那天，我们带他去和平饭店晚餐。

公公热爱音乐，是老年合唱团成员。饭后，便带他去听和平饭店



老年爵士乐。这支乐队的所有成员皆由资深老音乐家组成，平均年龄超过八十岁，一派上海老克勒的风范。晚九点，驻唱歌手上场，演唱的都是上海滩老歌：《夜来香》《蔷薇处处开》……莺莺燕燕，歌舞升平，夜上海风情旖旎而来。

我注意到其中一个乐手使用的乐器很奇怪。乐器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金属的带漏眼的圆筒，一个是金属刷子。演奏时，老人家把刷子放在金属筒里抖动，发出“沙沙沙”的声响。

等他们演奏完毕，我悄悄问老人家，这乐器叫什么？老人家说只知道行内话叫：刮萝卜丝。

拍了张图片回家去网上搜，原来这种乐器的大名叫：沙筒。

沙筒是一种节奏性的打击乐器，起源于南美印第安人。它也是奥尔夫乐器中的其中一种。奥尔夫是德国著名音乐教育家，他创立的独特音乐教学法中使用的乐器，称之为“奥尔夫乐器”。奥尔夫在教学中一般不用钢琴、小提琴等乐器，而采用精制的打击乐器。